

和蒋双开过房后，我生了一种奇怪的红疹



黄梵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烦恼人生

陶安洲“捉”到了我和蒋双

我以为陶安洲已经向蒋双表达了他的深情。一天下午，我刚打完篮球回到宿舍，一下碰上等在那里的蒋双。见了我，她紧皱的眉头马上一松，说，“你没别的事吧？我想找你谈点事。”当我把椅子拉近她的身子，她疑惑地向四周看了看说，“这里不适合说话，我们还是到外面去吧。”于是她在我前面迈着大步往楼下走。某种预感让我跟在后面有些透不过气来。出了楼向北走出很远，她总算在一片海棠树边停了下来。远看操场，有黑压压的一团人在追着一只足球来回奔跑。

她转过身来，挺直脊背面对着我，“你最近为什么老躲着我？”“没有啊，可能最近比较忙吧。”我竭力控制着自己的表情。“你不说实话，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，告诉你吧，我跟陶安洲是没有任何可能的，你就别再给他创造机会了。”不知怎么，她的话让我的心激烈地跳动起来。我虽然垂着眼，避着她咄咄逼人的目光，嘴上还是忍不住又探问道，“怎么？陶安洲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“亏你还是个写诗的，没感觉就是没感觉，我始终只把他当做一个朋友。”她的意思再清楚不过，但我还是想探明陶安洲那又深又黑的伤口，“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？”她似乎并不打算回答。

我开始感到男女间的沉默造成的暧昧，我和她连身子都快碰到一块了。突然，陶安洲像一颗低空的流星出现了，远远就听见他那辆破自行车发出的叮叮咚咚的响声。当他把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他的两只眼睛顿时像

火花塞亮了一下，车龙头一歪差点摔倒。他终于稳住龙头，让车继续在我们面前轻轻溜着。当我大喊一声：“陶安洲”，他反倒猛蹬几下踏板，让车子箭一般朝食堂飞驰而去。

从那天起，陶安洲见了我脸上就像挂了一把寒刀，就算我把身体凑过去跟他搭讪，他也是不理不睬。我的解释对他来说完全多余。只有一次，他对我的解释似乎有了兴趣，他张口喝出一股酒味，然后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，“你还想从我这里得到同情？我相信你口才不错，能为自己编出各种道理。”他带点讽刺地向我躬了躬身，转身迈开大步子，把我忘了似的远远抛在身后。

蒋双带我领略肉体的欢娱

有一天，我一进颜玉老师的家门吓了一跳，蒋双卷着袖子正朝我微笑。见我不知如何是好愣在门口，她笑着问，“怎么？几天不见就不认识了？”原来她是颜玉老师的远房亲戚，经常来颜玉老师家里吃晚饭。那天，听见我打电话说要过来，她提前打开了门口的灯照着黑黢黢的楼道。

到了告辞的时间，蒋双朝颜玉老师露齿一笑说，“表姨妈，我也要走了。”她摇手惜别的姿势很孩子气，令一向超然的我也有心动。转过脸来，她向我吐了吐舌头，用水流般的臂弯挽住了我的手臂。我红着脸一直笑不出来。她的声音和强烈的体香把我浇得恍恍惚惚，她俨然情人架着醉鬼男友似的，一个劲推搡着我往树林那边走。沿途各个漆黑的树下，尽是搂抱在一起的情侣，害得我们东避西让。我摸不透她是怎么在黑暗中找到那块小天地的。

一棵粗大的杉树四周有块空地，再往远处便是挡得严严实实的四季青。她提起我垂着的双手架到她的腰臀上，然后仰着脸贴近了我的脖子。我心里的种种顾虑，一下被她灼热的身子给遣散了。她肌肤上的阵阵清香令我迷醉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我的手已伸进她的衣服里。

那晚的月光旖旎动人，它照进黑幽幽的林子，叫我慢慢看清了她的身体。黑压压的长发盖在她的胸肩上，就像黑幕遮住了一片白光。她把我的手往下拉，令我有些惊慌失措。当两个光裸的身子贴在一起，她便鼓励我应该怎么做。我差点以为本能没什么用了，没想到它像幽灵般的路标引领着我。那一刻，感觉自己像被起伏的海水托举着。等到我莽莽撞撞从她身上跌落下来，她的脸悠悠飘到我的上方，两个结实的乳房悬在眼前，颤巍巍地跳动着。

第一次做爱虽然非常顺利，但内心慌张的程度不亚于临近高考。完事之后，大概觉得彼此光裸着有些别扭，两人赶紧穿上了衣服。我像被一个问题击中似的无法停止思绪，思忖半天，终于张嘴问她：“你不会有事吧？”

“不会的。”她的口气异常肯定。我感觉还是听不懂她的回答，劈头冒了一句：“谁跟你说不会的？”她捂着自己的额头，总算重新掂了掂我的句话，“是这样，我算了算，按照自然避孕法，我不会怀的。”我有点愣了，“自然避孕法？”“是啊，”她在月光下显得非常开怀，“女人几乎每个月都有不孕期，你懂吗？”我一时不知所措，最后勉

勉强强地说，“我懂了。”

我到处躲着陶安洲和樊老师，觉得自己做朋友或学生都做得挺糟糕。他们个个对我都不错，我为什么偏干出这种事来报答他们？只要蒋双不在眼前，我就感到这是不小的痛苦。说来也怪，只要蒋双卷着香气又来找我，我就不怎么听心里的谴责了。有一次，我们把宿舍门关得死死的，躲在里面做爱，结果外面有人把门敲得令我们魂不附体，硬撑了一会，蒋双便穿好衣服夺门而逃。就这样，关于我和蒋双光着身子在宿舍的新闻，便到处传开了。我们只好顶着月光在林子里做那种事，但不知从哪里冷不丁会冒出夜游者，逼得我们要时刻谨慎留神。

我佩服她有一肚子的主意。有一天，她约我去了城里。她把一切安排得天衣无缝。当我进她家的那家三星级宾馆，我以为出了什么差错。少说一百五十元一天的单价，令我手心出了汗。我注意到她泰然自若，只是笑着说，“这边客房的性价比挺高的。”

客房的摆设是统一的淡绿色，我和她放下所有的厚绒布窗帘，乐此不疲地在里面做了整整半天爱。有时我们连着两三个小时不停歇，一味沉溺在肉体的欢娱中。夜色越来越深，为了掩盖把床弄出的咯吱咯吱的声音，我们把电视机开得像喇叭一样响。

记得晚上十点离开宾馆时，比起她的镇定和果敢，我的胆怯完全相形见绌。

我再次向马林求救

宿舍清晨都是你一下我一下的怪叫声。第二天，我被怪叫声惊醒后，赶紧起身跑进卫生间。撒尿的当口脑海里还出现昨

晚颠鸾倒凤的景象。等到低下头向下探视，马上大吃一惊。阴茎上长出了蹭也蹭不掉的圆形红疹，有几个厚度已积到两三毫米。我试图把它们驱散，便到箱子里取了碘酒。有几个疹子长得结实饱满，碘酒一涂上去有如针扎一般疼。几天涂抹下来，它们只是个头稍微萎缩一点，颜色稍微暗淡一点，它们像树似的在肉里已经扎根了。

“这东西真是难缠啊。”我开始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红疹。我羞于一人去医院的男科就诊，这才想到应该请马林出山。

谁知马林是打着挺括的西装领带出门的，身后跟着怀有身孕的妻子。透过茶舍的橱窗玻璃，我看他们一路拌着嘴走过来。

我和马林有两年没打交道了，见了面两人并未爆发出想象中的热情。他就像拖着沉甸甸的麻袋在我面前停下了。望着他，我连话也说不出来。他的妻子长得没鲁岚漂亮，但一脸憨实相，一直眨巴着眼堆笑着看着我。马林谈起婚礼的事，给人偷偷摸摸的感觉，说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，“当时未婚先孕了，所以结婚时就没请朋友……”

当问我起小帮会的事，他已经完全心不在焉了，“我早就离开了。以前太年轻，什么事都不懂。你看我马上就要有孩子了，我得对母子俩负责，平平安安过日子。”我对马林的变化大觉惊异，感觉一时尚不能适应。

“还有人在干那事吗？”“不清楚，早没联系了。听说宋池还在干那事。”

后来我和他东一言西一语的，话题聊得比较乱。我的身体在座位上滑来滑去，几乎把什么事都聊完，想请他帮忙的想法还是没能说出口。

麦可和凯文发现了土匪张的秘密



职场谋略

麦可和凯文的密谋

土匪张算了又算，知道这笔账，只能自己咬牙扛下，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瞒过公司才能保全自己。于是她吩咐了周，离开了商场。

柜台做生意不能没有赠品，土匪张也变不出小样出来，当下之急，便是要从哪调一批非卖品补给这些柜台。土匪张想来想去，能光明正大地调动大量的货与非卖品，只有以促销为借口，而且还要做大型的促销。便立刻去找商场经理谈，拿下最近的促销场地，一边发邮件给市场和品牌经理，申请百盛的促销。

促销倒是如愿做了，但七天的销售做下来，业绩惨不忍睹。土匪张还算满意，一次销售滑铁卢也算不了什么，先拆了东墙补西墙，擦干净南希留下来的麻烦再说。

但是麦可和凯文看出了问题，对于一线的销售，他们俩，门清。在现场听到BA们抱怨这次赠品送得苛刻，于是掐指一算，就算出了问题在哪。

一天中午，品牌经理在电梯口巧遇二人，于是三人一起去吃玛满矿，品牌经理还是蛮喜欢和麦可搭档吃饭的，他能说会道，笑料不断，饭桌上八卦完明星和体育赛事，又转到八卦商场，然后麦可用一贯的口气诉苦自己的柜台赠品货品都不够，而这次百盛的促销做得一般，剩下没卖掉的货，要不转到我八百伴来？八百伴过两天又是化妆品节，生意肯定好。

品牌经理深明大义，点点头。下午回去就发了封邮件出来，大意是去了八百伴等一些商场巡柜，发现货品较少，而看库存表，发现百盛、龙之梦等一些

商场，库存量过高，所以上次促销剩下的货，都请尽快转入缺货的商场。

土匪张看到邮件，就知道肯定麦可和凯文两个人一唱一和，挑起品牌经理出头，土匪张本想以百盛商场规定货品只进不出的借口搪塞，又怕那两个猴精早已搞定了商场那边，反将自己一军，土匪张心里算计了半天，借了周的手机打给麦可：“百盛的货，我三天之内便会调给你，赠品呢，没有。我等着你打小报告啊。柜台发生了什么妖蛾子，你也清楚，我乐得公司彻查，大家闹一场，看到底谁清白。”

麦可挂了电话，对凯文笑：“这个女人到底心虚，都不敢用自己的手机打给我，怕什么？怕我录音？”

凯文点了支烟：“她倒是破釜沉舟了。”

麦可：“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继续闹大？”

凯文猛吸几口烟，在麦可耳边轻语，如此这般。

土匪张踩到地雷

西方商厦的客户群一直定位在年轻和时尚一族，是属于B品牌定位非常切合的商场，每月的销量一直保持在40万左右，虽然无法和百盛、八百伴等公司旗舰店相比，但也是麦可所辖的重点店铺。为了这个店，无论是前任的凯文还是现任的麦可，可谓又付出了时间，又出卖了色相，才哄得商厦化妆品部的李主任给个好脸色看。

李主任的青春年华已经奉献给了中国的化妆品启蒙事业了，为了抓住那仅存的一线青春的尾巴，每个品牌孝敬一箱化妆品那是远远不够的。比如，各大品牌新品的媒体发布会，在国内

开的基本请不动，东南亚各国是助理代去。只有法国啊、瑞士啊、希腊啊，才有可能让李主任大驾前往。以前做销售那会是坐着20路公交车来的，现在，宝马已经换了第二辆了。当然，钱财对于一个过了四十的女人来说还远远不够。权力和欲望才能平衡她多年被压迫的心理。

“小麦啊，下月1日我们柜台装修，接下来你们的柜台要换到碧欧泉后面，知道吗？”

麦可经过了与李主任的多年磨合，能让李主任如此和颜悦色地在电话里如此吩咐，已经知道有点不妙，但这一句话还是有如平地一声轰雷般震了震麦可的心脏。当场，麦可的脑袋就“嗡”的一下了。碧欧泉后面？碧欧泉后面不是商场写字楼的电梯间吗？那里能放柜台？那岂非是把餐馆开在减肥中心旁边吗？

“李主任，您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，那样我不就等着拿公司的赤膊工资了呀。”

“呵呵，小麦啊，我也是实话和你说，不是我不给你们公司面子，你们新来的那个张经理啊，实在是太看得起我了。我一个招商部的小主任也就是给你们做做支持工作的，对于我老大压给我的销售指标也是要靠大家来完成的。你们经理直接找到我们老总，承诺说如果给到门口的位置一个月能做60万。60万？门口的位置就这几个，给了你们60万，我兰蔻的100万问谁要去？现在想想电梯那里也算得上一个门口的位置了。”

哈哈，土匪张看样子踩到地雷了，这下看样子要找凯文好好商量一下了，麦可暗自叫好。

很快，西方商厦要将柜台移位的事情，整个品牌上下都知道了。麦可只要出现在办公室就哭

丧着脸，跟在土匪张后面。

密谋计划有变

土匪张也知道这次是李主任从中作梗，面对麦可天天念经般地“怎么办”，土匪张终于忍无可忍一拍桌子道：“你说怎么办？我又不是云南的代理商。再难不成我去找那个脸上的粉底比城墙拐弯厚的女人？她算什么东西？西方商厦是她开的？”

麦可说：“可现在就那女人说了算啊，移了位置，原先的业绩肯定完成不了，领导你可要为我做主啊。”

土匪张拿下她的招牌仿钻头箍，理了理头发，慢条斯理地说了句：“公司请你来是做什么用的，你把问题扔给我了，我把你的指标降下来了，谁把我的指标降一降啊？用脑子！”

麦可看看火候差不多了，清了清喉咙，把那哭丧的表情收了收，正眼看了土匪张一眼，轻轻吐出几个字：“那你给我一个尺寸吧。”

土匪张拿头箍的手在听到这句话后停了停，用眼睛扫了麦可一下，口气从原来的生硬慢慢缓和下来，考虑许久，吐出几个字：“你看多少能搞得定？”

麦可轻轻地伸出手来在空中做了个手势，随后扔出一句话：“那是半年前的价码了，而且约得出约不出还是个问题。这两天装修的图纸快下来了，找她的人可不少，她基本上是不大见人的，您要趁早啊。”

土匪张想了想，朝总监房间里看了一下，站起身来走了出去。可是刚走到门口就又退了回来，转过身说：“找老大批估有一段时间，这样吧，你先做个暂借款单，我来签，费用以后走BA（美容顾问）促销的

差旅费吧。”

“老大，这事我想还是您去搞定比较好，毕竟……”麦可把后面的话留了下来。

“毕竟什么，这种事情还要我出面？那公司要你们做什么？”土匪张当然知道自己出面的结果。

麦可从公司出来第一件事就是给凯文打电话：“那女人批了，接下来你来搞定吧。李主任儿子去美国夏令营的钱肯定足够的，咱们也可以去夏令营一把。柜台挪到羽西旁边就够给她面子了。”

凯文的算盘打得响，这招挑唆李主任的手法不但给了土匪张好看，还让自己和老李的关系更进一步。花了公司的钱，但位置却没有原来的好，公司知道了第一个问罪的不是他凯文也不是麦可，自然是她土匪兜着了。

麦可开始着手办公司借款流程，邮件也写了，除了土匪张，当然不忘抄送给品牌经理及总监。过了两日，款子也下来了，也没看到有谁的反对邮件，麦可就做主，将钱分了分，该怎么花就怎么花了。小酒小肉小美女，麦可狠狠地将前段时间的憋屈出了口气。

可是他忘记了，土匪张到底是土匪，什么是土匪，土匪就是不按照社会行事标准，而用打、砸、抢、烧来掠夺私人财物。

去夏令营的机票还没来得及买，公司群发邮件就让他们俩面对面相觑，如同抽了筋筋。

公司突然决定：西方商厦由于商场装修后的定位和品牌的目标顾客群有冲突，再加上没有谈到满意的位置，经过高层商议决定放弃与西方商厦的合作。西方商厦月底撤柜。